通志堂經解

ロ仁12
1.411
436

12
卷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

孔氏曰前既論天地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物之在人上謂之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

春爲木王負戴於水後更相爲始負戴前氣也孟春則以建寅之月爲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爲諸月之本是還廻迭相爲本也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鄭註其管陽曰律至三分益一皆律歷志文十二管更相爲宮以黃鍾爲始當其爲宮備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爲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匝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大蔟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大蔟爲第三宮下生南呂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下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鍾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鍾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中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中呂爲羽上生黃鍾爲角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中呂爲商上生黃鍾爲羽下生林鍾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爲徵上生黃鍾爲商下生林鍾爲羽上生大蔟爲角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大蔟爲羽下生南呂

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終於南呂是還廻迭相爲宮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爲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鄭註六和周禮食醫之文也四時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爲六也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十通玄績以對五方則爲六色是六章也爲十二月之衣則各以色爲質故云還相爲質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故得還相爲宮其食與衣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月令食麥與羊春衣青是春三月其食與衣皆同也夏秋冬亦然無月別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者似月各別衣食也熊氏謂異代之法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言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

新安朱氏曰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

長樂劉氏曰冬水盛也而生木春木盛也而生火夏火盛也而生土長夏土盛也而生金秋金盛也而生水五行相生終而又始天地之常理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克以成其性以竭其才故靜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克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者根本也君也言其相生皆以氣之盛者爲本雖然盛過於中則陰陽之氣不和是以相克之義生焉然後還相不失其和而日月五星四時五行山川萬物罔不順其序而

遂其性也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以聲測陰陽之和否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此以味調陰陽之逆順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此以服配陰陽之盛衰也

長樂陳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猶所謂休也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也五行四時言十二月還相爲本者一行直於一時之月則四者皆爲末也五聲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形之所尚故言質而已　又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鍾統天林鍾統地大蔟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蔟大蔟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呂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中呂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蕤賓又益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大蔟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鍾二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書云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

有所謂二變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大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宮則大蔟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鍾爲角蕤賓爲變宮黃鍾爲變徵以至十律之爲宮餘律之爲商角徵羽爲二變旋之爲十二宮析之爲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爲五音第之至六爲變宮又第之至七爲變徵及八然後宮復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京房之徒推而蔓之至於三百六十以直三百六十日不可考也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者物所聚也呂者物所正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而鍾亦謂之林鍾南呂亦謂之南事中呂亦謂之小呂不特此也六律亦謂之六始六呂亦謂之六間亦謂之六同蓋圜鍾以春至規言之也林鍾以夏茂物言之也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小呂則陰之

所萌者小而已律所以述陰陽也始所以始六陰也呂其體也間其位也同其情也然皆述陰陽而已故皆謂之十一律也　又禮書曰大司樂所以序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次者也而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爲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爲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北方也物於是藏焉其爲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爲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

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宮之律耶　又樂書曰周官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圜鍾爲宮而無射爲之合黃鍾爲角而大呂爲之合大蔟爲徵而應鍾爲之合姑洗爲羽而南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一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降爲一示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大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一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蓍卦六爻之數常相爲表裏蓍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揲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

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爲首禮地示以函鍾爲首禮人鬼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

秦溪楊氏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圜鍾爲宮圜鍾爲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黃鍾爲角黃鍾陽聲之首也大蔟爲徵大蔟陽聲之第二也姑洗爲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鍾爲宮函鍾上生大蔟故大蔟爲角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生也人宮取律之相合者黃鍾子大呂丑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大蔟寅應鍾亥故大蔟爲徵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此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以爲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爲音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爲義以此觀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姑洗蕤賓其說鑿矣

嚴陵方氏曰交相爲用故曰迭相竭言相竭如此則相生相克亦若是而已以至所別之聲所食之味所被之色皆出於此故繼言五聲五味五色焉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合而爲十二月積陽成暑積陰成寒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各以所生之氣爲本故曰還相爲本五聲比而爲六律六

律偶而爲十二管陽旋而左陰旋而右益陰生律損陽生同各以所生之音爲宮故曰還相爲宮五味調而爲六和衍而爲十二食則六穀六牲是也若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粱之類則各以所宜者爲質故也十二衣則六冕六服是也若祀昊天上帝服袞冕饗先王服衮冕之類則各以所服者爲質故曰還相爲質質猶射之有質而以取正爲義五味五色各有正也故以質言之莊子曰四者孰知正味又曰四者孰知正色則味色各有正也凡此皆周而復始故以還言之猶於五行之動言迭者主動而言故也

馬氏曰四時者五行之運十二月者四時之積故還相爲本還相爲本者若盛德在木以木爲主盛德在金以金爲主此所謂相爲本也律者所以律宣陽氣也呂者所以呂宣陰氣也十二月之食若春食麥羊則以麥羊爲質夏食菽雞則以菽雞爲質此所謂相爲質也六章者言燦然有文章也故還相爲質若春衣青則以青爲質夏衣赤則以赤爲質也

延平周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如木竭則火盈火竭則金盈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者如木行爲本於春之月則水火土金皆木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爲宮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六律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間於十二月者也六律者間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所謂鼎十有二衣即舜之十二章

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六和五味中六和也六章五色中六章也言五味五色矣又言六和六章蓋文章經緯之體春秋傳曰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於六畜中又數五牲五牲中又數三犧蓋亦如此

蔣氏曰五行造化之樞要也迭相窮盡變通無極而後三才之道立焉緜因洪水而汩陳之彝倫攸斁天乃興禹錫以皇極九疇而後得其敘也由今觀洪範之書五行居其首而後五政八事三德庶徵六極之類次第而舉矣是則有五行而後有五聲五味與五色有四時十二月而後有六律十二管六和十二食與六章十二衣天人相因其用無盡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時之爲冬者然也而金爲之本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爲夏者然也而木爲之本矣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是律中林鍾之管也而黃鍾爲之宮矣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大蔟是律中大蔟之管也而林鍾爲之宮矣五味各有所主而調以滑甘因謂六和五色各有所尚而天玄地黃因謂六章質之月令稽之內則訂之考工若是其有成數也而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略以見飲食還相爲質之道居青陽而衣青衣乘朱路而服赤玉亦足以知服色變通之宜蓋物以故而滯禮以運而久造化自然之數麗於奇偶之定形天人不窮之機本於運用之迭出靜不極則動不著損不極則益不生厭故而取新處積而能化古先聖人順陰陽消長之變制衣服居處之義其意蓋若此而已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鄭氏曰此言兼氣性之效

孔氏曰自此至不失一節以上經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也人生天地之中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有心故云天地之心也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明仁義禮智信爲五行之首也五行各有味有聲有色三者最爲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爲五行之端也言食言別言被隨義而言也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鄭註云兼氣性之效也　王氏肅曰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有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五峯胡氏曰人者天地之精也故行乎其中而莫禦五行萬物之秀氣也故物爲之用而莫違

江陵項氏曰何謂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之於人纔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之名蓋出於此

長樂陳氏曰物之體常在外而心常在中天地者人之體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非五行不因而五行非人不成故人者五行之端始也所食者五味所別者五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上言聲與色自然之序故先聲而後味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形也此言人之所用聲味與色之序故食味而後別聲別聲而後被色以明由內以及外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而人位乎兩間以生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散殊而在天地之間莫不鍾五行之氣而人則

受其氣之秀者也故曰五行之端五行莫不有其味先王因之以爲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順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爲五聲六律十二管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之以爲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有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有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何也蓋言天地之德者以其性之所受之中也言天地之心者以其爲人所處之中也秀者言其精而不粗端者言其本而非末也

長樂劉氏曰五行者天地之子而人爲之長故曰端焉口所食者五味也不食則病矣耳所別者五聲也不別則聾矣身所被者五色也不被則禽矣仰此以爲生凡人不教所自能也而於聲色衣食有得有失七情生焉聖人防其情之過中而反爲身禍也乃作禮法制度其心仰人人用足而不傷乎物之生也事事有則而不汩其性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散而爲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水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而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食之於口別之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別焉獨於聲言別者則以微妙尤宜致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爲首此以味爲首蓋探其本則聲爲妙要其用則味爲急

四明沈氏曰易言裁成輔相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究竟天地是天地大人但可知替裁成輔相爾俱不若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耳目視聽若無心何以運用天地若無人如何全得廣大直是倚人爲心豈特知

贊裁成輔相而止邪

蔣氏曰上章既言人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心言其能運氣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

證其所自稟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至於食味別聲被色則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者昭然有可考之實矣且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味有所不辨也五味六和惟人能辨而食之瓠巴鼓琴流魚出聽物有萬一而然耳聲有所不別也五聲六律惟人能別而聽之生而羽毛以禦寒暑物莫不皆然耳色不能自擇也五色六章惟人能擇而被之蓋圓形而供人者爲物任智以役物者爲人由是觀之人具耳目備口體視明而聽聰飲食有具而服用有適蓋其得於天者本如是而已情欲一恣性天牿亡或至於養一指而失肩背是自失其所以食味者也好鄭聲而厭雅樂是自失其所以別聲者也忘正色而好奸色是自失其所以被色者也然則食味別聲被色夫人同此生生之具其或流而不知止狥而不知反聖人何以約而歸之於中曰因天理之自然制人情之或過自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下無非立治人之要道以制事物之命使天下通性情之正者也

龍泉葉氏說見前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鄭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捋治也

孔氏曰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旣是天地之心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也端猶首也用陰陽爲端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也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爲柄也劒戟須柄而用之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爲綱紀也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爲一月聖人制教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爲教之限量也山川助地以通氣爲地之徒屬聖王象之立羣臣助已以施教爲已徒屬也質體也五行循迴周而復始聖人爲教亦然是法五行爲體也執禮義爲器用可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爲畜則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爲畜也

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爲本至於五行以爲質以言其所法者也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以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爲畜以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達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

山陰陸氏曰自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爲量非以月爲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爲量思神以我而後得爲此

後得爲徒他倣此而彼爲之用者柄也日星繫乎天之大嚴陵方氏曰操此而彼爲之用者柄也日星繫乎天之大而各有常度焉故以日星爲紀大小之所容多少之所禦有數而可量者量也月受明於日而朔望盈虧以三五之數可推焉故月以爲量聖人作則以天地爲之始以人物爲之終固其理也其序所以如此

盧陵胡氏曰聖人父天母地是本也本猶原也端始也柄

所以斟酌言以四時斟酌和氣也紀次序也量限也月滿必虧持滿者取法焉鬼神天帝言與天爲徒也質實也五行萬物之所終始也器如農夫治田器也人情有治亂猶田之有荒蕪也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則隱豈可畜哉

金陵應氏曰人之生也備造化之精而不能自闡於造化鍾禮義之粹而不能自達於禮義備萬物之全而不能自用於萬物聖人作則因其所固有者順導而曲成之其法象則參諸造化堯典所以欽若而歷象授時禹範所以建極而協紀咎徵也其政治則取諸禮義商書所以欲其建中而制事制心周官所以教之中和而防情防僞也其效驗則集夫四靈舜樂所以成於鳳儀周南所以終於麟趾也天地以全體言大根大本之先立者也道之大原出乎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闔闢造始之可見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柄之可握者也大昊執規炎帝執衡之屬是也日星紀運乎周天之度驗其次舍以分時令如綱有紀以分其目一月遍匝乎周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之爲徒則闔闢變化常與之並行猶曰與之爲徒也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內造化之體也以之爲質則亭毒胚胎不味其所主五味五色之所以爲質也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爲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可施故因其可與爲善之人情以爲之田而修治墾除之功無不至四靈蓋物之變化而有神者非罝網之所可循也能盡致而爲之畜則德之所感可知矣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

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鄭氏曰物天地所養生也情以陰陽通也事以四時成也事以日與星爲候與作有次第也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爲倪山川守職不移故云有守也事下竟復由上始故云可復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也與猶主也田無主則荒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而爲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興也人情與陰陽通今法陰陽爲教故人情可見也生長收藏隨四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日中星

爲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列猶次第也月以爲量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故功有藝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今引鬼神爲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有守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爲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可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爲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上人是人民下人是聖人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今以人情爲田聖人以爲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是飲食有用也

橫渠張氏曰情可觀也情謂理循是以窮其理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因其自然而任之役鬼神之義順其自然則人鬼協濟人鬼協濟則豈非以爲徒歟今山川百物生焉養成其材以時取之得非協歟先天而天弗違五行之

氣運而爲四時質據也順五行之氣用五行之材莫不以爲質也至如東作西成捨五行之序何以行五行相代不窮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爲畜能擾四靈則鳥獸之類豢養不失其情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句必出於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

嚴陵方氏曰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末焉本既得則末斯從焉故物可舉也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爲端則其情可探而見故情可覩也以四時爲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焉故事可列也以月爲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五行以爲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焉故事可復也四

靈以爲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由言人因之致用也

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爲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爲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爲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爲法備其爲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爲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已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以天地爲本而曰物可舉者蓋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爲陽怒爲陰以陰陽爲端則人之情可覩而見也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爲柄則事可勸也日星

者示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其先後之序也故以爲紀月者三五而盈闕其盈不至於有餘其闕不至於不足故以爲量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幽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先王因以立官設其參傳其伍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天地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爲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爲聖人而見畜則天地之間飛潛陸走之類莫不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

講義曰夫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間以天地爲本則萬物雖多而無所逃故物可舉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故凡爲善者陽之類也爲惡者陰之類也以陰陽爲端則物情大見而可觀也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無先時而起無後時而縮故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以四時爲柄而執守之故天下之事可勸而成也

山陰陸氏曰陰陽爲端若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也四時爲柄若春誦夏弦春率民耕作秋率民收斂之類日星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龍見而雩之類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人情得聖人以爲田故人以聖人爲奧無田則孰爲養也無奧則孰與居焉四靈以爲畜聖人致治以是爲終及其亂也亦以是爲終若西狩獲麟則是獸也非畜也且麟信而應禮不妄出者也春秋哀公十四年胡爲來哉飲食有由大奉無愧矣是之謂有由

盧陵胡氏曰功猶藝也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鬼神以爲徒鬼神不欺人以爲與人謂民與主也民以爲主也左氏昭十三年傳云國有奧主

龍泉葉氏曰人性非所治所治者其情也聖人之治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爲之綱日立之至公周盡物則故能深通人情之變平而治之凡人發於好惡利欲之私心激於事勢逆順之偏重者發爲邪德隱爲詖行皆其情之所宜有也雖其所以治之要不越乎理義而情之委曲聖人不一施焉有當直從者有當曲遂者有當明禁者有當預防者暢其不及裁其過甚扶其緩弱通其壅蔽其治之有時其教之有機膏潤成熟而善道備美俗一是故聖人發正於天理收功於人情如良農之善稼也五穀之報必厚矣聽而弗治長稂莠也治而弗達雜稊稗也不本其情而責其成廢田者也如是則人豈能心服於聖人而恃之以爲奧主哉

黃氏曰飲食之禮達則天下殺害有時物無暴殄庶人無故不食珍士燕食不兼羞哉上下咸以儉奢爲恥是聖王治定無爲之徵驗也故四靈以爲畜者因飲食有由也天下飲食從禮故四靈爲瑞應信及豚魚禮化明備也前儒不認由從於禮之義而解由爲用其義失矣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鄭氏曰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

孔氏曰此一經更解四靈之事謂之靈者以此四者皆有

神靈異於他物也淊水中驚走也閃是忽有忽無魚從龍
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爲人之畜則其屬見人自不
驚而飛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
其行其情不失也上三者皆言其長來而族至此應云龜
以爲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
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案月令冬云其蟲介
則龜爲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水爲信則土爲知然水土
二行俱有信知

嚴陵方氏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
謂之四靈淊謂水動不淊以見魚之不驚躍也文王有靈
德以及鳥獸昆蟲故謂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至於
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於物魚躍鼉鼓逢逢豈非能以之爲
畜故然邪

馬氏曰於龜又言人情不失何也蓋龜者能逆知人之情
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之也

龍泉葉氏曰四靈爲畜上世載之詳矣聖人盡人道之正
則彼動物之傑不得翻然自遂其雄狡而一將聽命於人
於是蟲魚鳥獸無不順若而人之飲食生養亦未有苟爲
溫飽而不自知其所由來者故夔言鳳凰來儀周公言遺
我大寶龜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物
之聽命於人也後世先王之治不可復見其所以爲治之
說儒者亦失其傳反以異物之來爲善祥嘉瑞之應不度
其德之厚薄而取必於異物之有無故怪異日興治象日
隱如漢所稱神爵五鳳黃龍其君臣歆豔皆以爲天之報
貺而已嗟夫是人反聽命於物也

長樂陳氏曰魚鱉鳥獸至於不淊不猶不戲者蓋示不必

實然所以誘君人者修德而已矣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鄭氏曰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

孔氏曰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一節言卜筮所造置之事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以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措天下如此而猶不敢以自任也於是有獻有爲則秉於著龜求其明知於神也列於祭祀歸其功德於祖也瘞繒宣祝達其誠信於幽也嘏辭說者示其神靈之饗也設制度者辨上下定民志也故國無大小皆有禮以稱之故官有所御事有所職禮有所序不相奪倫而五禮之施五品之實徧於斯民一道德以同風俗莫非五常之歸也

延平周氏曰著者數也數故爲筮龜者象也象故爲卜以先王之誠心敬德固足以感天下然猶秉於著龜列於祭祀蓋以爲吾之有爲有行莫非稟受於神明而無非事者此國之所以有禮官之所以有御事之所以有職而禮之所以有序者也

嚴陵方氏曰秉著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禮之

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以通禮之情設制度所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繒帛藏之於幽故言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幽言瘞繒顯言宣祝嘏辭說不責不備也鄭氏謂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失之矣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鄭氏曰患禮不達患下不信也祭帝於郊以下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

也

孔氏曰此一節為上並用卜筮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故更為下諸事使達下也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至尊而猶自祭社是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儐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此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鄭註教民尊神是也宗祝以下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在學乞言則受之三老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王決疑瞽是樂人王和侑是四

輔即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爲善典規諫者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宗祝以下鄭註愼居處是也既祭祀尊神及委任得人故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道也

長樂劉氏曰祭帝於郊也天位由之而定民不敢慢於其上矣祀社於國也生物享其報而民不敢慢於其神矣祖廟有祀也受祖有其德而民不敢慢於其人矣山川有祀也報功有其秩而民不敢僭於其禮矣故宗祝在廟者執祭祀之禮雖鬼神之大不可得以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不可得以踰之也三老在學者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可得以變之也王前巫者辟除其心之疑慮也後史者臨正其行之欹傾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防其言動之有失也夫如是也何爲哉欲王之中心無爲也無爲矣而曰以守至正者何謂也中心不爲於意慮則寂然而不動是人之正性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爲禮之行常在於人之所畏敬而人之所畏敬者在於天地鬼神故於其所畏敬而寓之以法則此禮所以達上下也夫惟禮之達於上下則君人有以安於上故宗祝在廟足以講禮正法三公在朝足以論道經邦三老在學足以乞言憲行前巫所以却不祥後史所以書言動卜筮在左所以決疑謀瞽師在右所以防非志凡此皆人之侑輔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爲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爲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於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於國郊謂郊之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

天位國謂國之右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且位以祭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示曰祭而此於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於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仁以立人道而人本乎祖故曰祖廟所以本仁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疎之禮矣我爲祭主於內而山川之鬼神在外固有賓道故曰所以儐鬼神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然於帝於社止言祭祀則祖廟而下皆主祭祀可知也廟者神之所存而宗祝所以事神故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政故在朝學者教之所寓而三老所以奉教故在學不祥却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卜以知象筮以知數瞽以典樂侑謂侑食左右前後皆得其人則王非特外之無爲也中心示至守正夫天下之動正乎一而止苟非以至正爲守則天下之動莫之能正雖欲無爲也其可得乎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乃言後史者對前巫言之則爲後而後自分左右故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侑食則知此言瞽言其人侑言其事爾

馬氏曰天位乎上而生時不窮聖人祭天於圜丘所以嚴上也故曰定天位地位乎下而生財不已聖人祭地於方丘所以因下也故曰列地利祖廟遠則殺之所以示其義近則隆之所以示其仁離而言之則有仁義之別合而言之皆所以親親仁也故祖廟所以本仁禮器所謂宗廟之祭仁之至者其意同也山者地之高川者地之深而皆有

興作之功有鬼神以助其幽故所以儐鬼神五祀者中雷
戶竈門行制度所出亦治天下之事也自郊社推而至於
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也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
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爲而治也故繼之以宗
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既曰中心無爲又曰以守至
正何也蓋人之情安久則逸逸久則亂故中心無爲而繼
之以守至正然後能守其無爲之道也
龍泉葉氏曰禮之理顯而事隱禮之理可極而事難名故
先王非以禮之不備於其身爲憂而以禮之不達於其下
爲患也夫禮者聖人以爲因我之所設而後明耳故天位
未嘗不定也必祭帝而後定地利未嘗不列也必祀社而
後列廟吾之所爲祖而曰此仁之本也山川效地之俯仰
而已嚴而奉之以儐於鬼神也居處器服切於人而已本

其事之所由起尊而先之曰有神之所爲也廟有宗祝朝
有三公學有三老巫前史後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濟濟然
秩秩然森然凛然有觀有聽有效有法而王不自見其所
爲也凡其爲此者皆以達夫禮也故百神受職百貨可極
孝慈服正法則而禮誠達矣義之修禮之藏其器數名物
反復委曲不可窮盡也不然則夫薄禮者之論以爲天本
高地本厚日月本明萬物與人未嘗不自然而聖人者烏
用是區區其間哉況夫俗靡事弊而極究於敲扑趨走之
不給則先王之所以達禮於天下之具是誠有所不能識
者矣然則禮之所以本所以分所以轉變者何從知之狗
今而忘禮不可也徒誦古之言禮者樂而味之而不考於
今之何以合何以不合不可也
江陵項氏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之位聖

王豈溺於淫聲者哉誠見夫顯微之無間天人之合一視聽言動之變即風雨寒燠之源故考驗占察如此其密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之謂也又曰昊天曰明及爾游衍譏厲王之不能察也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譏厲王之不能察也

延平周氏曰瞽言其人侑言其理先言宗祝立於禮也終言瞽侑成於樂也

建安眞氏曰古之所以衆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學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平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

瞽御近習所說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可得乎此君德所以不如古也

蔣氏曰聖人惟能定天下之禮而後可以辨天下之職既辨則一已之職亦不勞而自舉此王者所以惓惓於禮以御斯世也蓋禮有大有小則職亦有尊有卑方其祭帝於郊就陽以定天位祀社於國答陰以列地利祖廟崇報反之仁山川儐遠近之職五祀彰不一之事大者不得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干乎大義有所由生文有所由寓此其禮一定而不易者也夫惟禮之大小一定不易故設官崇卑亦各有攸司而不相亂坐乎朝者議不及乎末尊乎學者職不關乎細宗祝在廟儀文是掌弗及乎大事也巫史前後卜瞽左右彼特以問吉凶職聰察司辭說而弗與乎大本也夫是以上而總化原者有其人至於侍

御僕從罔有弗正故一人中心無爲於上而治道以立乃若官職廢闕典禮隳壞天下正人直士既不得尊於朝禮於學則下而宗祝工師之徒亦不得盡其才效其藝昔者孔門記晚周之時太師摯適齊以下傷魯之不用人也若是則宗祝安得在廟卜筮瞽侑安得在左右或用人不當其位如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無非可以承事王者之人則碩人俟俟公庭萬舞如簡兮之刺則三公安得在朝三老安得在學然則王者欲守至正以御天下必如古聖人之定禮分職而後可以收無爲之治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鄭氏曰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

貨金玉之屬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百神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脩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爲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不言山川與作者法則之事包之也祭在上諸神是義之脩飾禮之府藏也

長樂陳氏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而有嘏以告神之慈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言郊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夫義

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
故曰義之脩禮之藏也
嚴陵方氏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有守也可極言各盡其
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其法則之
正也其行於始也祭帝於郊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郊焉
其始也祀社於國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國其序也
推之於祖廟五祀其義亦若是爾
廬陵胡氏曰百神如詩云懷柔百神鄭指星辰大泥禮藏
於郊社天地之中
四明沈氏曰自郊至五祀皆言禮行正孟子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不是說行禮我與神爲二不可謂之行無所往而
不感通此之謂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
不得其所欲

宻氏曰義者理也禮者文也義者內也禮者外也人之於
禮始也見其禮而未知其所以爲義謂之禮脩而義藏可
也故曰義而不自知亦猶假筌以求魚魚得而忘筌因蹄
以獲兔兔得而忘蹄故曰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蔣氏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義禮運一篇蓋累累言之
大旨則同至此則曰百神受職曰百貨可極曰孝慈服曰
正法則備言聖人爲禮之效也謂之義脩而禮藏則聖人
因義以起禮因禮以辨義禮義之爲說實相表裏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鄭氏曰聖人象此下之以爲教令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爲教也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禮之理既與大一齊故制禮者用之以爲教本也元氣既分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故曰分而爲天地也天地既分天之氣運轉爲陽地之氣運轉爲陰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故曰轉而爲陰陽也陽氣變而爲春夏陰氣變而爲秋冬制禮者吉禮則有四

面之坐凶禮則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爲教也其降曰命者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爲教命其官於天者結之也

橫渠張氏曰大虛即禮之大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極之謂也禮非出於人雖無人禮固自然而有何假於人今天之生萬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禮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或者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如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當合內外之道知禮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則是知禮也

長樂陳氏曰以形之始而言之謂之大始以數之始而言之謂之大一大一之體分而爲天地之氣轉而爲陰陽之用變而爲四時之序列而爲鬼神之情其降之於人曰命

民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於天故曰其官於天也

延平周氏曰老子曰道生一又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則一者道之所生而大一者生道者也生道者其自然之謂乎易曰乾知大始蓋乾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大始者又乾之所資始者也禮之大一其猶易之大始乎然禮必本於大一者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而爲天地之位轉而爲陰陽陰陽之道變而爲四時之代謝列而爲鬼神之魂魄其降之於人則曰命也然不能離乎數故不能官天而官於天也

嚴陵方氏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運周而復始故曰轉而爲陰陽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惟其時也然未始有常故曰變而爲四時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

以命物而在下莫不聽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夫禮之命物各有所主故也

虙氏曰禮未離乎數故官於天而未能官天也若夫離乎數者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官天而不官於天矣官猶主也若夫聖人以道制禮而極其妙則又可以官故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龍泉葉氏曰古人究極禮之本末貫徹上下而著於功用故大一其本也天地其分也陰陽其轉也四時其變也鬼神其列也命其降也其理微而難見其說大而難該是豈君子之於禮也遂欲舉天地萬物而強納之哉彼蓋誠有以見之矣天之所本地之所動事之所列時之所變分藝之所協如自黍累而至斛斗自毫忽而至尋丈其散者皆可分其總者皆可會也天生人之常知有養人而已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此其養之昭然見於日用者也彼亦惡知其汗漫無統而猶以爲之品節爲之等序以自附於禮雖夷狄不廢爲唯其操縱有所徇予奪有所偏不以情由禮而以禮飭情至於情之所以安與情之所不能禁則決壞而雜施之是以紛然而不合耳聖人知禮之所由本隨而察其轉變分列之際而貫徹於陰陽上下之交得其所以居斯人者而後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品節之序以行乎其間人倫既正人情既順人義既明使人知其所以講信所以脩睦而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至於渙焉而不相從也則豈不仰無愧俯無怍而怡然有一見天人之通幽顯之辨事理之融內外之合也哉論至於此則三王之極盛不以私智人力而服制天下

也明矣後世受禮之地狹用禮之時少任禮教拘以爲禮者一事而已大一天地陰陽四時而無非禮也則遠而誕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無非禮也則切而煩遠而誕者易離切而煩者難行則其所爲舉是禮者不過止於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之間之事而又古今不相沿奢儉不相均朝廷閭巷不相通駁義異說不勝其多宿儒老師交相非詆而不能一也是其於禮幾何哉故昔之於禮也以厚後之於禮也以薄昔之於禮也合天地鬼神而無間後之於禮也瀆聽首亂而可以盡去之矣嗚呼不見其竇而通之不明其端而舉之唯聖人而後知禮之不可以已乎

蔣氏曰自禮必本於大一至其官於天所以言禮之不離乎天自禮必本於天至居人也曰養所以言禮之終歸於人且本於大一者天地未分之先也高卑以分天地立矣二氣轉移陰陽生矣寒暑代謝有四時之變生死往來有鬼神之形莫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既謂之降曰命矣又終之以其官於天者聖人懼天下言禮者瀆於人而忘於天故爾且謂之必本於天者猶言本於大一也然動而之地則大一判而上下殊矣列而之事見於制度顯設之位變而從時推之於陰陽奇耦之象莫非此禮所以周流而不窮也聖人因而順其分之所宜受量其藝之所能爲而使之行是禮故曰協於分藝必終之以居人曰養者聖人懼天下之言禮者惑於天而不體於人故爾官者有所主宰之義養者得所安全之稱不官於天吾不知自有人物以來所以有是禮者孰維持而主張之不居人而曰養吾不知

生民交際之後所以至今上下相乘貴賤相使孰便利之孰順適之然妙於天以爲之本體於人以求其用而後此禮在天下行之以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非僞爲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方人地未立易有大極渾然而已兩儀既生於是循而至於四象八卦吉凶大業而莫知終窮也然不反諸形而上者之妙則莫原其始不要其舉而措之之餘則莫識其終謂之道者貫天人於一致禮之爲禮夫豈外此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鄭氏曰禮本於大一與天之義後法地後法五祀所以本事也後法四時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養

當爲義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貨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強者也不則偃罷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動而之地祀社是也事即五祀從時即四時以爲柄協於分藝即月以爲量養宜也制度諸事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諸禮皆須義行故云其行之也力筋力拜伏也辭讓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及諸侯自相朝見之禮聘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言人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　王氏曰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

江陵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此言禮必

本於天動而之地蓋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之與地即大一言所分也古之聖人懼人之外天地而求大一也故曰本大一也分之則爲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

長樂陳氏曰列而之事者禮之稱變而從時者禮之權凡皆人爲之禮而居之於人以養人也

延平周氏曰或曰禮必本於大一或曰禮必本於天何也言禮之先乎天地者則曰必本於大一言禮之後乎天地者則曰必本於天本於天者禮之象也動而之地者禮之法也列而之事事同則禮同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者禮之情也協於藝者禮之文也居人也莫非給人之求而養人之欲故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言冠昏喪祭射御所以顯者合度數何以哉

嚴陵方氏曰上言禮本於大一則原禮之初而已此又明禮之用故言官於天以見其自然此言禮本於天以見其使然也方其本乎天也則靜而已未始有列及其降而在地則離靜而向動矣散而在事則出一而成列矣以其有所之故也故於地曰動於事曰列皆以之言之時無常而不可逆也故曰變而從時分有多寡藝有能否各隨力而施之自貨力辭讓而下則言所以存乎人者故曰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非貨力辭讓飲食有不行也夫欲行禮貨力爲先辭讓次之飲食又次之故曰無財不可以爲悅非強有力者

莫能行也

山陰陸氏曰禮起於人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不爭爭則亂先王患其亂也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以起也故禮者養也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言人之生於禮如此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言人之養於禮如此

處氏曰禮之妙體根於大一未分之前禮之成用起於兩儀既判之後唯其未分而渾淪故曰必本於大一唯其既判而定位故曰必本於天列而之事事詳則禮詳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不強其所無也協於藝不強其所不能也貧者不以貨財為禮其協於分乎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其協於藝乎

廬陵胡氏曰列而之事萬物皆以禮行變而從時禮隨時變

馬氏曰禮本於大一至其降曰命言禮之所由以起也其官於天也禮必本於天至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之所由以成也大一者道之所生也道不可得見而見之於大一大一者不可得見而見之於天地聖人制作遠有以本於天近將以殺於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故曰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然禮必本於天而不及於地者先尊後卑之意也推而詳之則降於祖廟山川皆事也故曰列而之事時者當其所事之謂也蓋無一定之理變而通之然後得其中故曰變而從時藝言其才也蓋才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莫不當其分有以協之一歸於中而已故曰協於分藝禮

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是也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者鬼神以爲徒四時以爲柄日星以爲紀月以爲量是也至於居人則曰養何也禮者所以養人非以害人者也禮以養人爲本故曰養苟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通此則可以知其所養之意也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以養人也然其行之大者在於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已此亦非禮之盡特言大略而已

龍泉葉氏蔣氏說見前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大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鄭氏曰竇孔穴也去其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爲治理之本故又說禮不可去之事左傳云逃出自竇又算門圭竇是孔穴也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

長樂劉氏曰立人之道此其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常人之情貴則驕富則傲勞則怠安則逸而惰慢淫亂由之生矣故自天子至於大夫士非役於禮則國敗家亡不召而自至也故天之神地之祇人之祖非有至誠不可得而致矣由是而言禮也豈止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已哉故曰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虙氏曰禮之端始於辭讓而未可謂之大端義之端始於

羞惡而未可謂之大端唯合禮義之成體而不倚於一偏然後爲人之大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以禮而正故曰大端達天道順人情以禮而通故曰大實

廬陵胡氏曰孟子言禮之端義之端蓋生乎此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爲人之幹云實者禮義人所由以出入延平周氏曰禮所以節義義所以濟禮二者人倫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者禮義人道而已由人道然後達天道也馬氏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曰義者藝之分則知禮義者爲人道之大本夫禮義出於性而曰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何也蓋有禮則莊敬日強無禮則安肆日偷君子知謹於禮義則手足有所措耳目有所加進退揖讓有所制此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然此特爲中材言之若夫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肌膚不待禮而固筋骸不待禮而束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養生送死事鬼神其道非一而禮義者尤爲之大端也養生所以飾驩送死所以飾哀事鬼神所以飾敬此禮義以節文之也禮義出於天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出於人先王因之以順人情禮義雖出於人而降衷自於天達出於天而受中自於人禮義雖出於人而降衷自於天達者所以明之也順者所因之也

長樂陳氏曰或曰禮義以爲紀或曰禮義以爲器或曰禮者人君之大柄或曰禮義者人情之大端何也蓋紀以言其所張器以言其所用柄以言其所執端以言其所始其言之不同各有所當也講信修睦所以誠其心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莊其身以至養生送死於其明事鬼神於其幽凡此皆人道而已由其人道所以達於天道故能順人情之所通大實以言其通也

嚴陵方氏曰禮義內可以治心外可以脩身故曰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聖人所以能保其國家與人民知禮之不可以已爾衆人反此而禍患隨至蔣氏曰禮以辨義義以起禮禮之與義其理相因而其用相成所以爲萬善有爲之要而人道待以有立也自其有諸己而不違者皆謂之信是信也非徒曰言而有信之謂也自其施諸人者皆謂之睦是睦也非徒曰因睦合族之謂也人生乎天地間惰慢邪辟之氣或設於身體此信不講耳故孔子以正顏色爲近信乖爭陵犯之風或見於接物此睦不脩耳故孔子謂正愛以教民睦然則聖人設禮義以教天下凡以使民踐履淡洽一毫非僻之念非禮之動有所檢束而不敢自肆於平居暇日也不然則觴酒豆肉誰肯受惡衽席之上誰肯在下朝廷之位誰肯受賤

於交際血氣用事攘臂動色始莫知其所主矣茲所以必俟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歟然聖人爲禮非苟然也唯能反其所謂在人者而後還其所謂天者然不本其所謂天者亦不足以反其所謂在人者彼生有養而死有葬物本天而人本祖別鬼神以爲位有報與反以爲說是人道之大端也天也吾固因之以爲常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顙泚於親之不藏父子有隱而無證是人情之大實也天也吾固順之而不拂夫本乎天者以爲常則順之則達之關乎人者則講之則脩之又從而固之記禮之旨可謂明甚天下國家興衰治亂豈不自是而可必哉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鄭氏曰皆得以爲美味性善者醇耳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明禮之在人有厚薄之事禮不可已故在人譬如釀酒須因麴糵則成君子譬糯米嘉器小人譬麤米弊器則其味醇和半釀麤米弊器則其味醨薄亦如禮一而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也

長樂陳氏曰糵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醨醇則久醨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爲酒者戒其爲醨而務其爲醇善爲人者戒其爲小人而務其爲君子也

講義曰禮非有厚薄也人自爲厚薄而已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感動使之堅固也

鄭氏曰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脩禮以耕和其剛柔也陳義以種樹以善道也講學以耨合其所盛也播樂以安感動使之堅固也講學以耨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孔氏曰自此至危也一節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柄謂執持而用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是聖王之田農夫用耒耜耕田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情正其上下農夫耕田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人以禮正人情既畢用禮義以教之也農夫種苗勤力耘耨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禮教民又須講學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也農夫苗稼成孰當本此仁愛以聚集所收多爲貴散聖王勸課行善本此仁恩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

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又說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

唐陸氏贄曰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

長樂陳氏曰脩禮以耕所以開其心陳義以種所以納之正講學以耨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播樂以安所以成其道也

嚴陵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至於無禮無義者心或動而情亂之也故聖王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此以義爲柄而前經言禮者君之大柄又何也以禮爲義之質則義之柄亦禮而已故皆謂之柄然治人之道莫急於禮故謂之柄則義之所同謂之大柄則禮之所獨也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田不可不治也治其田者農夫之事也治其情者聖王之事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前經言人情以爲田正謂是也故詩言無田甫田維莠驕驕齊人以之刺襄公焉禮者事之治猶耕之治荒蕪故言脩義者事之宜猶種之因地宜故言陳學所以爲已猶耨之去苗害故言講仁者愛也仁則聚之猶穫故言仁以聚之樂者樂也樂則安之猶食故言樂以安之禮惡其壞故曰脩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盧陵胡氏曰禮爲耒耜義爲種子學爲耘耔仁爲倉廩播樂以安之使人樂善不倦

延平周氏曰禮然後至於義仁然後至於樂四者以講學爲主故其序如此

龍泉葉氏曰得禮義之本要而後能通人情能通人情而

後能治人情人情可治則其性德全而道化成以儒者之言義道也嚴於性而略於情請因是論之夫利欲羞惡充滿殺亂而趨向高下萬彙殊錯一人之情一人之變反覆無窮彼蓋自有不能知其所從來者人情之共安衆心之同願異國俗殊時世而好惡之情若出於一雖聖人有不能易其所好而進其所不欲考天下之紛紜事機之繁多彼唯朝令夕改皆是情而已矣自堯舜以及文武其治道所以大被於天下者蓋其修仁義禮樂之實而播諸事爲之間必有中於人情之會相與俯仰出入動蕩流通其情之異趨與羣心同向者皆得以旁皇周浹於其中一人之取舍得公是焉是以不待刑罰禁放僻不專行而天下之理約而固已自治故論禮者以人情爲聖王之田而治是田者有良農之功非如後世之論以情爲不美以禮爲強制

築千丈之防遏奔放之流使其噤默不得逞而後從我而爲禮義也情之所有而禮或未之有則起禮情之所安而義或未之安則辨義然後知舍禮義而用刑罰不如一置刑罰而盡入禮義也故古者仁義禮樂以官治之而人得以自陶於善後世仁義禮樂以師教之而秀民傑士或不能成才豈非古道通其情而合其趨後世弊其情而失其歸古者得禮義之要而人情可知後世守禮義之說而不能通乎

蔣氏曰此言禮以治情爲主而以治田爲喻也方其揭義以示之而謂之柄本禮以明分而謂之序禮義之名立矣然其用之存乎人者必有以也凡人之情應感起物血氣用事蓋必有梗吾和平之化者則修禮以治之而謂之禮由義起彼其初蓋本有淺深厚薄之宜則陳義以治之

而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非而以爲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而以爲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而以爲安夫然後衆善皆會於禮而即禮可以善天下之情雖然四端之在我者學與樂不與焉其意以爲人之一性萬理會融有是二者以辨明之學樂之謂耳然禮在天下未嘗不以仁義爲主故下文言之

金華應氏曰情者心之動也養之不善則荒穢不治而可欲之善塞矣然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善端本無窮也養之有道則勃然而發生矣人情具爲善之資猶田有生殖之利人情有可治之地而聖王加順治之功故以百畝之不治爲已憂者農夫也以人情之不治爲已責者聖王也禮之有序猶耕之有畔義之有節猶種之有列曰修曰陳者書所謂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是也學探千古羣聖之奥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擊斂而收取以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謂書播時百穀周官曰播之以八音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鄭氏曰協合也藝猶才也有義則人服之故得之者強有仁則人仰之故得之者尊

孔氏曰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此廣明三者相須也禮是實義以修飾爲禮之華故曰禮者義之實諸之也起作也禮與義既相協會若應行禮先王未有舊制臨事制宜而

行之是以義起作也如將軍文氏之子是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者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人有才能仁施用義裁斷乃得分節也協於藝是義能合藝也講於仁講猶明也是義能明於仁也仁者義之實也因上文禮耕義種謂禮者爲尊仁者施生故爲順之體義者合宜當理指的之稱名實相應則黃氏曰禮也者義之實也

卑升降親疎之節義之文也

爲正禮倘有禮而不能合宜當理是有名而無實譬諸晉侯云魯君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爲知禮女寬曰區區習儀豈爲知禮故君臣父子之道禮之實周旋退讓之節禮之儀下文云協諸義而協謂須合義則合禮也又下文云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亦謂有未立之禮則取合宜之義而起作之非爲禮修飾之華明矣

橫渠張氏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藝業也謂事業也

長樂陳氏曰義以禮爲實而禮以義爲文合於義則禮斯合矣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後世可以義起也是故廟門非待弔者之所而將軍文子行之於出涕之際以至畢之時說驂非爲賻之宜而孔子行之於出涕之際以至純儉可以從衆則不必麻冕之泥塗溺可以手援則不必嫌疑之拘唯義所在而已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爲本凡非先王之禮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然則孟子以禮爲義之節文而此以禮爲義之實何也蓋義出而爲禮禮行而爲義二者未嘗不相須顧其所主而迭爲文實也論語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此義之所出而爲禮也禮器曰義理禮之文此禮之所行而爲義也六藝非義則雜仁非義則蕩處

藝以義然後有所別處仁以義然後有所節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以其爲藝之分故能協於藝以其爲仁之節故能講於仁夫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親然後有兄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先仁後義之體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由其宅然後至於路此先仁後義之用也故曰仁者義之本温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遜接者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未必有仁仁者天之尊爵故得仁則尊得義則止於強也

嚴陵方氏曰禮雖作乎外而義則資之以成體義雖由乎內而禮則用之以制宜唯其資之以成體故此以禮爲義之實唯其用之以制宜故禮器以義爲禮之文也禮義之相須如此則人之所行果合於義矣在禮豈有悖哉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可以義起如曲禮曰禮從宜是矣

延平周氏曰實有成意蓋草木至於實則成矣義以生禮禮以節義故義爲禮之所自生而禮乃爲義之所自成也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所以別宜者也故曰藝之分以仁義而對禮則禮爲仁義之節以義對仁則義爲仁之節故曰仁之節也義與禮協而禮者六藝之大故曰協於藝義者入於仁者講之而已故曰講於仁以事而言則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以理言之德而後仁仁而後義有仁則有義故曰仁者義之本未有仁而遺其親犯其上者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不必有仁故得義者強而已而得仁者必至於尊也

馬氏曰禮者義之實義者禮之華禮者所以體常義者所

以盡變變者禮中之權也常者義中之經也蓋禮義一物耳體其常則爲禮盡其變則爲義故三代之禮一而或素或華者皆所以變而從時也要之不違禮之經義之權而已藝者言乎其材也材出於性非天之降爾殊也成於人則有長短小大之異而義者所以宜之而分之各當其理也四端均出於性有所宜而成之者尤在於義也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材出於性而義者所以合之而得其宜仁在於內而義者所以講之而見於外外有以講於仁內有以合於藝則義之道得矣義得其道則人望而畏之於得之者強強者有立我之意故曰自勝之謂強

山陰陸氏曰藝以有義故有分仁以有義故有節如有義而已矣不協於藝不講於仁將以爲厚也而適得薄焉將以爲強也而適得弱焉孔子曰依於仁游於藝

蔣氏曰謂禮者義之實矣而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者是禮之資於義者爲多也既曰藝之分仁之節矣而又曰義之本順之體者是禮之資於仁者爲重也禮出於義則在我者有自然之強禮出於仁則在我者有自然之尊惟強惟尊足以勝私情而還天理昔季氏之臣逮闇而祭雖強力之容皆至倦怠此義之不講之故故聘射之禮強有力者爲能行之而以有義謂之勇敢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卑得以抗乎尊下得以僭乎上此仁之不講之過故孔子謂人而不仁如禮何孟子亦以仁爲天之尊爵而謂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然則是強也用之於順治推而至於戰勝無敵者同此一義也是尊也本之於良貴推而至於人之所貴者同此一仁也要之論天下之理至於義有可強仁有可尊而後聖人所以爲禮始有定論矣鄭氏

徒知本仁義以論尊強而不知聖人蓋因禮而及仁義吾
故於此發之
金華應氏曰義者事物之斷制裁節也區別衆理條分縷
析而各有攸當得之者強而舉無以勝之故曰天下之制
仁者義理之統宗會元也包含萬象圓融和會而莫窺其
際得之者尊而舉無以上之故曰天下之表強則挺然不
屈於物之下猶有物我之對人有畏心焉尊則超然於物
之上不見物我之間人有敬心焉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
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
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
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鄭氏曰無耜而耕則無以入也弗種則嘉禾無由生弗耨
則苗不殖草不除弗穫則無以知收之豐耳也弗食則不
知味之甘苦也弗肥功不見也
孔氏曰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耕而無耜安之以樂
而不達於順謂奏樂而不使達至順之理如人食五味而
調和温清不順則雖食不肥也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
今顯前譬其事相似更譬以人身之肥聖人爲教反復相
明正在此矣
嚴陵方氏曰耜者治田之具禮則治國之具故治國不以
禮猶無耜而耕耕所以種禾而生之義所以達禮而行之
故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達嘉種而除其害者耨
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者學之事故爲義而不講之以學
猶種而弗耨也耨之勤將以有穫學之勤將以有聚仁言
聚也穫言獲也故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

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焉樂有所樂而安其仁焉故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食之養人期於體之肥而已樂之和人期於理之順而已故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然前言陳義而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於順又言達者自上趨下無不達故也

馬氏曰上言脩禮以耕之至於播樂以安之而於此又言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者何也蓋仁者順之體也樂者順之成也上言播樂以安之則順在其中矣猶不足以極其順之至又言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廬陵胡氏曰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不種不生學以植善去惡猶耨也仁亦在夫熟之而已猶食而弗肥者

五味調和不順雖食不澤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成於樂至於樂則成矣豈有不達於順者哉

蔣氏曰因聖人治田之說以求聖人治人之序自禮而求義自義而講學自學而本仁而播樂似有次第而本無間斷若有先後而實無彼此極而至於安之以樂則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安而不達於順食而不至於肥則寧有是理哉噫聖人爲禮以教天下經而三百曲而三千事繁而文至縟意詳而用無不周將使天下之飲食者如入太倉陳陳相因隨取輒得又不惟得食而已冠冕佩玉之盛黼黻文繡之美譽之左殽右酏炙酒漿又從而侑之使之充足饜飫而後已此所以由古及今使人相安相養於其中而不知若服田足食之喻其亦本於養

人之意歟

葉氏曰聖人以禮善其國亦惟深察乎人情之變明其大本詳其節目盡此心以達之而已蓋人性本善情之既動則善者或流而爲惡若其情以養其善亦或防閑其情以制其不善明其大本爲以立其經詳其節目爲以定其歸夫然後人情治人性明而人道立矣故聖人治人情之意則一其次第而施則有五先之禮以定民志交之義以明民善志定善存大本立矣然不立之學無以講切其非而審其是不本之仁無以封殖其善而一其心由是而終之以樂則優游饜飫咏嘆淫泆仁聲四達而大順致矣五者於治國猶農之於田必耕焉種焉耨焉穫焉不可廢一聖人於此循其本考其序必求以身體之其精神不流思慮不越造端不差收功有藝而吾之禮教始沖融周浹動盪流通窮高測深磅礴於幽明上下之間蓋耕之既深而播之嘉種則在田皆良穀禮之既明又本之以義理則在民皆良心日累月積此周家之民皆一於仁而頌聲起矣行葦之詩是也是故其大義明而教化洽也後世之君苟誠治希三代仁義禮樂可以化民徒慕其美名竊其近似者而施之往往內不盡其心而外求多於民民心未孚則昤昤焉疑其難化而戾已天下之民見其條目事爲非其心智所習知耳目所習見亦不肯以其疑貳不信之心從其苟簡不明之教夫吾之心猶未能盡孚於民何以使民悉心委聽於其上吾不意後世之君望其民有不如農夫之望其田也農事方始其視有秋之穫亦有茫昧而不可知者然古之良農器必利種必良耕焉必深耨焉必易終歲勤動不越其思雖未得收刈之利而此心曉然知其勃焉

秀苗焉長穟穟焉而盛瞭然目中若可朝種而暮收者其用力遠者收功可必其心思切者期望不差也昔之聖人豈能必其治之達於大順亦豈能必其無一民或戾乎已然其爲民誠切其慮民誠深其脩禮陳義皆以慘怛忠厚之心發之故上下交孚情意周浹其間闇隱密坦然無疑於廟堂之上知其爲慘怛爲忠厚莫敢乖離陵冒以逆其指意所歸者此大順所由致也嗚呼耕而種種而耨耨而穫穫而食食而肥其應有期其感有候其端緒皆有由其源委皆可見也脩之身推之國達之天下則天下之肥奚病於難致焉人君能以耕爲治以身爲天下探端知緒自源徂委無一不盡其心則天下之肥昭昭乎可觀矣明近而忽遠切於身謀而疎於爲國天下不復見大順之治可勝歎哉

金華應氏曰上既合田事始終而正言之以明成效之大全此復分析而反言之以盡其節目之纖悉也治田之始先墾闢其榛蕪治國之始先開發其荒穢無耜而欲耕何以入土無禮而欲治何以入人耜禮以門分猶耜未以施耜禮舉而國正猶耜舉而田治耜可以入土而深耕禮可以入人而深造故君子之秉禮猶農之秉耜而治不以禮耕不以耜則俱無所執也禮之和遜固易入非以義而植其本則何以昭明品節而培擁其至善之本根義之剛勁固可立非以學而精其講則何以辨析是非而鋤芟其餘惡之枝葉義講於學則精矣而弗能貫通調合之以至大而不能發越動盪之以至和之樂則是猶穫之徒豐而未能享其食也至於樂則安矣而未能發達之於至順之地

則是猶食之雖多而弗能肥於體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鄭氏曰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爲居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也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以德爲車謂用孝弟以自載也以樂爲御謂用要道以行之順理廣被無所不在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爲常也

黃氏曰以德爲車者謂天子有四海以道德如車以乘載天下既論車也將由御焉故謂執御者總六轡可左右遲速於長塗觀樂者察四方可移風易俗於政也

橫渠張氏曰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以樂驅駕行其德也樂和也

臨川王氏曰德無所不容以樂章之車無所不載以御行之

長樂陳氏曰四體以和順而正然後膚革充充而後盈此人之肥也父子以天性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婦以異姓而和此家之肥也天子德教加於百姓故以德爲可行之車而以樂爲行車之御諸侯制節謹度故以禮相守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故以法相序士則忠順不失故以信相考庶人則謹身而已故以睦相守此天下之肥也凡此是謂大順大順者非特明足以養生送死而幽足以事鬼神也揚子曰成天下之大利致天下之大順利同天之

際而無聞則大順者和於天同於人者也自非聖人之存
神素至其能與此哉
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聞樂知德是德之與樂未嘗不
相須而成也蓋一器之成而工聚焉者車也蹄數疾徐而
有度數存焉者御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
德不在車然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
在御然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
樂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為車則無適而
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為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何與焉
若夫大夫以法相序諸侯以禮相與其去德不亦遠乎
嚴陵方氏曰四體即四肢也正言各適其安比之正也父
子以慈孝而相厚故曰篤兄弟以友恭而相親故曰睦夫
婦以剛柔而相濟故曰和若是則家之肥也大臣法則不
倍矣小臣廉則不竊矣大臣非不廉也以所任者大而廉
不足以言之耳小臣非不法也以所守者小不足以撓法
故也設官以效職分職以守官相序而不亂故曰官職相
守君以禮而使臣臣以忠而事君相正而不阿故曰君臣
相正若是則一國之肥也物之運載存乎車故以德為車
車之行存乎御故以樂為御蓋樂以德為體德以樂為用
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故也自諸侯而下非無德也然德以
大為貴唯天子之德刑于四海乃足以為大非無樂也然
樂以備為美唯天子之樂兼於四夷乃足以為備此所以
特言天子也諸侯以制節為事而制節存乎禮大夫以循
道為事而循道存乎法士以事人為事而事人存乎信百
姓以相親為事而相親存乎睦禮惡其離也故言相與法
惡其亂也故言相序信欲其有成而已故言相考睦欲其

不失而已故言相守若是則天下之肥也夫自一人之微達乎天下之大以勢觀之則殊以理推之則一而已故皆可謂之肥焉苟於理有所遞以之肥一人爲不足而況於天下之大乎苟於理有所順以之肥天下爲有餘而況於一人之微乎故至於天下之肥乃言是謂大順也

山陰陸氏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所謂以睦相守蓋如此士則又進矣以信相考大夫又進矣以法相序所謂法守在是也諸侯又進矣以禮相與天子則至矣故以德載焉以樂御之所謂道揆在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夫所謂大順如是而已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龜龍麟鳳乃其餘事

王氏曰車者致遠之物車能致遠而不能以自致必待御者而後致德者聖人所用以化民也德能化民而不能以自化必待樂以彰之焉書曰帝德廣運廣德之體運德之用以言其厚載則足以容民畜衆以言其并包則足以庇下承上以德爲車有如此者僾革沖沖和鸞雝雝進退也履乎繩墨旋曲也中乎規矩然後取道致遠車行無不至焉樂之於德固有類此五色成文八風從律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唱和清濁迭相爲經其德也豈不恢恢乎有餘地哉是故樂仁之實則仁妙天下而和聲無不入樂義之實則義妙天下而和理無不達剛氣不怒則剛德之運爲沈潛柔氣不懾則柔德之運爲高明其發揚也若騶若馳而奮德之光其節止也不疾不徐而繩德之厚鼓舞之神不疾而速均調之治無爲而成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以樂爲御不亦宜乎

蔣氏曰此章蓋因上文言樂必達於順循食必至於肥遂

言天下國家肥之理也夫古之人具手足備口體安於豢養之爲適充足饜飫而不知止則亦爲肥之是欲耳今也膚革充盈必在於四體既正之後決非養其小體而夫其大體者百畝之宅衣帛食肉之有餘養生喪死之無憾亦可以爲家肥矣今也考其篤厚和睦必在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決非求其富足而棄其禮義者大臣以守法爲事小臣以謹廉自持官職相序而不相紊君臣相正而不相諫以此爲一國之肥寧有竭民力以自私厲民以自養者天子以德爲車示有運也以樂爲御示有執也以禮相與謹邦交也以法相序樂不失職也以信相考明其有諸己而不欺之謂也以睦相守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如此而爲天下之肥寧有一物不得其所一民不共澤者乎夫自人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一理理本一致而物有異情故世之所謂肥者在此故揭而名之曰大順順天理也逆人欲也事順則萬事聽一事逆則萬境逆反逆歸順智者其有以知之雖然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者也一國之肥止言大臣法者何哉蓋諸侯有一國者也彼則惟知奉天子之法而已諸侯在於奉天子之法則諸侯之大臣宜守法以事諸侯而已故曰大臣法春秋列國如晉叔向鄭子產齊管夷吾爲當國大臣豈復知此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鄭氏曰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守危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

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
橫渠張氏曰大積而不苑此又極文也事大積累亦一一處置有條理於小事亦不失
長樂劉氏曰大順矣然後溥天之下率土之濱生者不失乎其養也死者不失乎其禮也亡者不失乎其祀也化起乎一家而周徧於四海有條而莫之可紊也不曰大積焉而不苑哉並行而不繆哉細行而不失哉深而通者言其教之洽而至於化也深以盡乎其性通以正乎其情者也茂而有閒者言其德茂於躬而用之有尊卑之差親疎之閒也連而不相及者人人各盡其性連乎上下各異其儀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者作於禮者必歸於義又何相害之有哉此天下大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者以一人而御四海之衆危也以至仁而御羣暴危也以至柔而乘至剛危也然則何以守之曰辨上下定民志然後危可守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大順之謂也修禮以達天下之義體信以致萬物之順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事大積焉而不苑者言其可與酬酢也並行而不繆者言其可與祐神也細行而不失者言其幾足以成務也深而通者言其深足以開物也茂而有閒者言其並育而不相害也連而不相及者言其同以迹異以心也動而不相害者言其動以禮止以義也凡此順之至也故明於此然後能守危也
長樂陳氏曰大積而不苑以其能變通以盡利也並行而不繆以其殊塗而同歸也茂而有閒以其雜而不越也連而不相及以其安而有序也動而不相害則順以動所以爲豫動以順所以爲復異而動所以爲益也其始於不苑

而終於不相害豈非乘理順道以致之耶故曰順之至也

危丁之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以至郤窾之大肯綮之微莫不恢恢游刃而有餘地以其順之而已故能明於此然後可以守危不言守安而言守危者古人凶其吉之意耳

馬氏曰並行而不繆使之兩皆當其理也細者人之所忽細行而不失所以盡其精微也

山陰陸氏曰凡積善苑並行善繆細行善失深宜不通茂宜無閒連喜相及動喜相害唯順之至然後異此危若崇高是也危莫危於富貴講義曰能明大順之道雖危而能守之勿失況夫安平康泰之時乎

葉氏曰大順本無體上之施焉者中乎義理之會下之應焉者安行乎義理之實感而通動而和則夫事之積而不苑並而不繆細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者皆其順之實而治之形也雖然天下而有治之形也聖人於是始有所甚憂何也天下之治固其禮義綱維之也方天下之事紛錯殺亂有一秉禮立行之君立綱陳紀以綜理之向之紛錯殺亂者固駸駸焉日向乎治矣聖人固無所憂乎此也方內大寧民俗阜康和平舒愉上下妥謐天下之情玩其所樂而味其慮安於其逸而諱其失聖賢於此眇焉遐觀憂危惕慄動色相戒其講禮益詳其用禮益密其守禮益固凜然若有旦夕之憂乘其後者蓋以安有危機治有亂階治亂持危之道亦惟深察乎禮而已何則天下之順非無故而順也禮義日明而順以紋也天下之危非無自而危也禮義日昏而尋於危也大

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行乎四體沖乎其盈固泊乎其易瞬有人焉血氣沖融膚革充盈疑可終其身而無虞然嗜欲蠱之外物干之則脈絡隙元氣病向之沖融者日病充盈者日瘠矣是故兢兢於無病之日者善保其元氣者也今日之世天下之情隨上向背亦奚異血氣周流乎四體者然而夫人一舍禮自肆失其所以綱維之具則同者睽附者攜治者亂順者日隙矣三代之末是也有夏之君聲律身度四海大順後嗣逸豫滅德河濱爲敵國矣夏之元氣自是日衰情之安危之可畏也如此然則山澤之居順之勿敝火水金木飲食之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此亦聖人安危之數節目不可以廢

蔣氏曰天下皆知順者一世之美聖人以爲不過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事夫治至於大順聖人御世之極功今不過即常事以言順斯道之功用顧若是淺末而易言哉蓋嘗泛觀天下之事莫不有積也積而至菀則菀患所從生事莫不有並也並而不能齊則繆所從起莫不由細也細而不能曲折而中理則磔碎之失所由萌至若遠而不通於情茂盛而無以爲別連則有相及之跡動則有相害之形天地萬物亦安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聖人立夫萬物之表制天下事物之宜故常使之相聚而有以相使相生而有以相成相羣而有以相養相雜而有以相別豈容有一事不中節一物不安其分者此大順之功用固當考之於名位器數之間不當求之於幽深高遠之域當驗之於典則綱常之地不當索之於無聲無形之境故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傳註推聖人之功以爲人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而各得其分順其職言極有理

新安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繆矣一嚬笑之微下之休戚繫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繫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爲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則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閒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惟明於順然後上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

金華應氏曰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順之與危相去遠矣而每對言之蓋屈伸闔闢同一體逆順安危無二機聖賢之所深懼也深明於順則雖當危疑爭亂之中亦可以守之而無失何者順之則安逆之則危此至理之所在而人情之所同人皆好危而違安彼其危也不過有以逆之而已吾能因其理而順之則危者亦安矣不然則雖順而易危可不慮哉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鄭氏曰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安其危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斯濫矣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北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須爵位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用民必順謂不奪農時昆蟲之災螟蟊之屬也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

孔氏曰自此至順之實也一節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既欲其順居山居川居原隨而安之故各保其業恒豐而不敝困也必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橫渠張氏曰持情者持其誠也別嫌明微使相接而不疑此合危之道也持扶持引道之意誠實也扶持誠實必在乎禮凡有可疑不安即危也禮能別嫌明微得以不疑就安是合危也相接即合也昆蟲昆明也明生之蟲謂春生冬死之類有害於物者也

山陰陸氏曰情易放而難持危易散而難合持之使不流合之使不散若桑中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失是矣

廬陵胡氏曰持情合危持情使正合危使安

長樂陳氏曰禮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稱合事之危而使之安也聖王知其禮之稱情安危如此故居川原不易其利不變其俗使之各適其適而弗敝焉此因地之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也合男女頒爵位以至用民不奪其時此因人之理以順之也夫惟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如此故國無災民無疾也

嚴陵方氏曰禮所以辨異故曰不同惟其不同故見於形

名度數之間者宜殺則不可豐宜豐則不可殺惟其稱而已故曰不豐也不殺也故下文廣言順之迹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苟易其宜則民勞而至於敝矣故順之使弗敝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各順其時而用之也書謂之五辰者以此若稻人以澮畜水而待旱以防止水而待潦此用水之時也五行獨不言土則以飲食見之蓋飲食土所生故也用民必順者順其所因鬼陰之事而用之也其順如此故其效至於如下文所云而各以其類應水則伏陰所致旱則亢陽所致昆蟲言蠭蝗之屬凡此則王天降言之故曰災必言歲之多疫饑言食之不足妖生於所反孽生於不正凡此則王人惟言之故曰疾無災無疾則以陰陽之順故也

馬氏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渚之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聖人則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居而居之有安於此則不強於彼然聖人之順不止於此而已推其詳則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皆所以順民也年有高下故合男女必當其年德有厚薄故須爵位必當其德因其高下而合之所以順陰陽之理也因其厚薄而須之四民之業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物不一先王則順之而不奪故曰用民必順

延平周氏曰不同其所當異不豐其所當殺不殺其所當豐所以持情而使之稱合危而使之安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各居其安而不易其利也水火金木相勝之序也不言土者蓋土爰稼穡言飲食則必兼之也合男女必當其德而以年爲主須爵位必當其年而以德爲主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若父子篤兄弟睦言其八也若

事大積而不苑言其道也若山者不使居川言其事也有是人有是道而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故國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臨川王氏曰禮運言水火金木飲食必時何以不及土曰書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禮運飲食則兼土穀而言也蒋氏曰方天下之人羣焉而居名位未定典則未立聖人御世之道未行於其間相軋相勝亦危甚矣至於禮教既施豐殺有節情慾有制事物有適聖人致順之功已運乎其表則舉一世於太和極治之盛使天下爲公而不自知也二典之書足以見聖人治順之功明德睦族授時作事徵典敷教齊政播穀可遽數而枚舉之極而至於蕩蕩巍巍而莫能名則皆自此而端本所謂大順確則於此

金華應氏曰用水不止如註所言若藏冰須冰止水蕩水之屬皆是也女二十而嫁男三十而娶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必當其年也問名納采度德定位必當其德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鄭氏曰言嘉瑞出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銀鏤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椒聚草也沼池也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實猶誠也盡也

孔氏曰此明天地爲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不愛其道也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是不愛其寶也人皆盡孝弟是不愛其情也禮緯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謂

不揉治而自圓曲此器車也中候握河紀云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註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又伏羲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握河紀云鳳凰巢阿閣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可俯闚其巢卵也是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故致此也

橫渠張氏曰能體順故直至於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天地何嘗愛當氣和則自致此祥應達義則須在脩禮達順則須當體信今雖義有所分別苟不以禮則不能成義心雖欲順苟不自誠實亦不能達順言體者混然為一體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天為神故以道言地為富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不愛言盡其所以而與之也膏露則露之澤其醲如膏醴泉則泉之味其甘如醴郊棷則在郊之棷也宮沼則在宮之沼也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見則以順之所感而無猶狘之患故也莊子言至德之世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蓋謂是矣脩禮於外所以達義於內體信於人所以達順於天

山陰陸氏曰天不愛其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其寶以其寶與我人不愛其情以其情與我凡此豈有私於我哉亦以積累之厚如上所云故也夫所謂順在彼不在此然太平無象若祥瑞者吾以是為證而已故曰此順之實也經於終篇言此以言禮義之運雖愧於道及其至也齊世淳樸亦所以反道此經所以異於老莊之言也

新安朱氏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自誠而明意思體信是真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

其所　又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　延平周氏曰有禮有義而信以成之三者備然後至於順故其序如此

葉氏曰夫精祲之交天人感通之際深矣聖人亦潛察其理而不廢其證應韶成鳳儀石擊獸舞和氣致祥垂氣効異其理有昭然不誣者夫天有常道則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情天地人物異形同體此心所感流通無間一念之差朕兆至微而飛流彗孛草妖木怪之遽見者非異也人拂其常性則天地萬物之理亦為之變動也此念反正則景星反風應不旋踵矣況聖人本仁義禮樂以致大順之治又能體信以達此順則天地定位民物由道宜乎咸亦其理或效其珍或盡其情彝則常理昭然具見於兩間也後

世人君捨人而言天拂經而嗜異不善其政治以和物化反求物祥以為政治之美本末倒置當理舛矣聖人於禮運一書始有感於大道之行而原禮之所由起中言禮之運轉分別以極於損益變革事為之際其極歸於大順而卒章復以體信達順明其致順之由蓋欲知感天地理民物道在此而不在彼也其旨深矣

蔣氏曰順之為道合乎三才之妙而行乎三才之間者也故聖人所以致治者仰則順乎天俯則順乎地中則順乎人而後致順之道備上文自順山者不使居川以致於用民必順是也夫如是則仰觀俯察安坐而無愧操約御詳高拱而仰成豈復有水旱昆蟲凶饑妖孽之事以累吾極治之世哉固宜叶氣橫流嘉瑞并應甘露醴泉器車馬圖所由以出也鳳凰龜龍所由以見也天地萬物山川百神

所由以各安其位各效其職也則是無故雖然所以至於無故者豈能遽然哉彼其措天下於無事者未有不由有事始也禮運一篇具載始末建名位設制度養生送死各有其常居處運用各適其制因天時順地利合人情聖人所以有事者也及其至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聖人所以無事者有事爲本無事爲效然溯流尋源則惟脩禮體信者能之天下之禮未有不根於信而能有行也順天之道治人之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信其如是而後能致其如是也夷攷此篇信之一辭縷一二見終焉則斷爲之說曰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其旨甚要禮器亦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吾儒平居暇日當於一身之間體之而後足以見聖人致順之大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器第十

孔氏曰鄭目録云名爲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此於別録屬制度

橫渠張氏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又曰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又曰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也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爲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

以道爲主爾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爲主爾故記者各以所主名篇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鄭氏曰禮器言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弗肥釋猶去也回邪辟也質猶性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竹箭松柏四物於天地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外諧內無怨人協服也懷歸也孔氏曰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置禮在身則身正以禮施事則事行竹大竹也筠是竹外青皮人之德備由於有禮如竹箭四時蔥翠由外有筠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由禮使然如松柏陵寒鬱茂由內心貞和也二者竹松也註云四者析別言之貫經也外諧內無怨者言君子內外俱美外柔刃如筠故於外與人諧和內和澤如松心故於內無怨外內協服物無不悉歸於仁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

橫渠張氏曰禮器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用也必大備乃利用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釋回增美質此閑邪而存其誠也措則正則是增美質也施則行則是釋回也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舉內外也表裏要禮二者居天下之大端內外可以言端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外諧而內無怨大備則

外諧不愷則內無怨以禮成德故曰盛德措則正謂未行者皆正施之則行此語能推之則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所居而安旁行而不流皆是義也

嚴陵方氏曰凡有形名分守者皆禮之器薄於德於禮虛非德之盛且不足以制大備之禮故曰大備盛德也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蔽於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爾故於美質言增焉貫者貫四時之變如一也此所以與衆草木異也竹箭松柏柯非不改也所謂不改者不能改其性之剛爾葉非不易也所謂不易者不能易其色之茂爾

長樂陳氏曰禮之文散於形名度數之間而其情莫非性命道德之理故器之圜者所以象天器之方者所以象地至於高下曲直洪纖多寡之變蓋皆如此而已此其所以爲大備而大備盛德也　又曰德性不尊不足以道問學邪不閑不足以存其誠禮之釋回所以尊德性而閑邪也增美質所以道問學而存誠也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後教之中與此同意夫回既釋矣美質既增矣故所措則正所施則行蓋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凡此所謂措則正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況州里乎凡此所謂施則行也恭以應外故如竹箭之有筠敬以直內故如松柏之有心竹箭松柏之有筠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以其有恭有敬故歷夷險而不改其節荀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見君子此之

謂也外諧則不失人內無怨則不失已物之所附者愛鬼
神之所好者直此於物所以言懷仁而鬼神所以言饗德
物懷之於明然後鬼神饗之於幽故書言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與此同意
馬氏曰先王以人情為田以禮義為器禮所以治人器所
以治田故言器以人情為田始於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
之以至播樂而達於順則無所不備也故曰大備備者順
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故曰大備盛德也回者僞之自外
入者也美質者誠之由中出者也禮所以去僞故在回則
釋之禮所以著誠故在質則增之以措則正致之以治已
者也以施則行施之以治人者也竹箭之有筠言其和澤
於外也松柏之有心言其堅實於內也故為天下之大端
而禮者亦人道之大端也堅實於內者猶言實以君子之
德也和澤於外者猶言文以君子之容也禮所以理萬物
故物無不懷仁所以順鬼神故鬼神饗德
延平周氏曰禮有文有器而於禮之器則情與文已
自具矣蓋其為器而不過度數之間者文也其所以為器
而莫非性命之理者情也先王有仁義為禮之實而又有
禮之器是故大備盛德也君子有禮則其接人也外
諧而其處已也內無怨外諧即所謂和而不流內無怨即
所謂正己而不求於人此所謂在明者懷仁而在幽者饗
德
山陰陸氏曰禮釋回者子游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是之謂增如竹
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養其內不養其外非禮也養其
外不養其內亦非禮也

虞氏曰禮自外作而還以制乎外故外諧禮本人心而還以節乎內故內無怨外諧所以接乎人若所謂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是已內無怨所以處乎已若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是已言外諧則知所謂內和言內無怨則知所謂外無爭故言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

講義曰禮本於大一因禮以成其器者爲禮之器所以爲大備者謂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者不能爲也故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夫竹與箭之有筠如詩所謂菉竹青青松與柏之有心如語所謂松柏之後彫者竹箭有筠而不變松柏有心而堅剛皆其本有所受而然也人之得禮則無往而不得其宜如竹箭松柏通貫四時而不改柯葉非若草木之形榮於春夏而悴於秋冬也

龍泉葉氏曰故莫重於禮者謂其達於器而已矣議道先後之倫不知夫禮者固無以達於器也故或離禮於器而獨立或合禮於器而大備自周衰而其倫始然夫上廟朝而下閭井尊君父而卑臣僕其間局於器數之差切於人生之用至多而不可算矣是雖道德仁義信知有不能達也惟禮能達之故天下之治散於衆器而器之總要聚見於禮昔之聖人所以操爲多寡而人莫敢測制爲豐殺而人莫敢校者以其禮之存也人之所以觀其物而能名之由其塗而能安之徒以重車旗器服采章之異嫌疑近似有若毫釐之微而能出死力以奉之者亦以其禮之存也禮畢達於器而人皆入於禮此堯舜三代之所以行實治施實德民實可以成而號爲極盛太平者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衆器渙然失本統矣孔氏深考其

故悲其將遂至於淪陷溺沒而不可救止也故凡當世之記於遺老執於掌故藏於有司逸而在於夷狄者拳拳焉無不講求而辯正之質其遺制追其舊法然後信周公之典文武成康之道彬彬如也蓋於是時師心而遺物學焉而不盡者固已有離禮於器而可以獨立於世矣及見夫子以眇然之士而其身之所履心之所通議論之所及乃如親在文武周公制作之時登下揖讓之容哀樂之次器物之委曲品節等差無所不當而其徒又頗相與推明究悉其說於是論者又以爲當合禮於器而後大備大備而後爲盛德蓋其意曰器之離不如其合云爾凡今記禮之所傳是也是非器無以安人非禮無以達器非聖人無以明禮不若是則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治豈論其合不合哉

又曰私欲頗僻發於流俠不制之情其與是物相合

綢繆轇轕自爲城府各成穴根險奥透遺而不可尋詰此所謂回也其於道也人之所合容則或覆藏而矯肆義之所裁正則或摧折而傾敗智之所照燭則或逆見而陵闢信之所因成則或終遂而不化禮則不然高與之爲尊下與之爲卑宗廟與之爲嚴燕私與之爲和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神舒也有挽而卷縮之脫易也有強而藩飾之使之陰自消弭而後止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如其本愿慤也本好直也本安雅而不陋也本莊敬而不傲也則是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藻繢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有器於此左傾而右側高軒而下輊車不輗舟不楫戶不樞矢不機弛然而莫之用也人之於事物有甚焉所以措則正施則行者斯禮也歟夫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與生並生者

也若夫禮之於人也可學而至也可勉而校也其所以能聯比衆器貫穿萬物而不亂倫失紀者非固若竹箭松柏之本有而自成而待乎人之爲也外諧內無怨物懷仁鬼神饗德在學者不息之功爾

新安王氏曰運則變而無定體器則定而無常形故二篇相連禮之用猶器也器不備則於用有缺禮不備猶器有缺也故以大備爲貴無所不備則謂之盛德誠以回邪之去美質之益可以正心可以養性置之於身則無有不正用之於事則無不可行盛德無加於此故取喻於竹箭有筠則外潤松柏有心則中剛二者在萬物中謂之太端端本也物各有本不若竹箭松柏可經歷寒暑柯葉不彫故以爲大端以比才質之美君子有禮故外與物和諧內不藏怨恨美質增益矣推而行之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終身無患與松柏竹箭不改柯葉者何異焉

氏曰制器以藏禮因以明德合而該之以形名度數使人由之而知舉而措之於藻色文物使人習矣而察外足以見其德之發揚內足以見其德之淵懿諸侯黼大夫黻而天子則服龍袞諸侯以衆大夫以魚須而天子則揩球玉尊則或用梡或用禁而不敢面冠則或以綦或以丹而不敢朱一獻之爵以至五獻三尺之堂以至九尺鼎俎而有陰陽簠簋而具天地尊罍不設則天道聖德不明乎廟堂之上俎豆不陳則主仁賓義不見乎鄉飲之際其一器之用無非法象之所示其法象之所示無非至神之所爲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鄭氏曰言必外內具也

孔氏曰自此至節矣一節論因上禮使人外内諧和遂云禮須信義忠者内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内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禮雖用忠信爲本而又須義理爲文飾得理合宜是其文也無忠信則禮不立行禮若不合宜得理則禮不行也

黃氏曰禮者本爲忠信必取其義理分別故言文者辨別之文也若黑白之間色俾尊卑升降親疏去就各辨別於義理則爲禮之文也豈爲文飾之禮哉

橫渠張氏曰禮之文逐一各各有義思是所謂義理也學者惟務著心於立本處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本則與天地同道仁則自生義義之體即是禮故有文是則一本也禮器從無文不行以下其極文也至纖至悉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器外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極其詳

察

長樂陳氏曰存於中者之謂忠見於言者之謂信有忠有信則内有主而能正故曰禮之本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有權之謂義有義有理則外有主而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爲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爲禮之文也

講義曰所謂禮之本者其質也非無文也形見於外者即其文而已矣所謂禮之文者其末也非無本也因其成實者即其本而已矣故先王之立禮也舍是二者亦無以爲禮焉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有其本則禮者僞而已矣所謂節文仁義者安在也不有其文則禮者質而已矣所謂恭敬交際者安在也

嚴陵方氏曰禮運言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燕居言禮也者理也君子無理不動豈非義理之爲文歟孟子言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而已此以爲禮之文者彼主於體此主於用故也

俞氏曰禮之情文固有內外之辨然必內外合一而後行於其間昔者夫子言之曰禮也者理也反之於心而知其實有是理則謂之忠信形之文爲而悠然當於事物之情則謂之義理捐義理則忠信不能以獨立無忠信則義理不能以自形故忠信者禮之實而義理者忠信之流行發見於外者也吾觀先王之禮本末宏闊制度詳密初非舍人心所有而外爲此以強天下也其辨而爲尊卑上下之等夷其達而爲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分藝其周流四出而爲制度文章貨力事爲之纖悉其劑量增損制度可否皆其取裁吾心而揆夫義理所安者行一禮焉隱諸吾心而非其素有質諸義理有不合焉則亦以何爲禮哉或者見禮於內指吾忠信之所存可以獨立隆精義而忘致用伏文貌而尚忠質謂直情徑行抑以致吾心而已施之朝廷無以飾其和敬行之閨門無以飾其和親達之族長鄉里無以飾其和順枝葉剝落根本疲瘁流弊之激亦終於趨提絶滅而已或者知禮之不可廢而又徇外遺內溺意於文爲之末心不能以御形情亦無以稱其貌雖其端冕弁委鳴於曳紱而精神流越邈然與在外者不相應容貌誠藩飾也文理誠隆盛也其中誠何如哉嗚呼前巫後史左贊右詔是亦可以爲禮矣王必中心無爲以守正是故禮之所恃以爲存也祝史之於禮習矣而失其義陳其數主張綱維之道不在是焉故祝史者禮之所存而非禮之

所由立也欲立先王之禮惟合內外一體用本之忠信而後達之於義理庶幾其不廢於天下後世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鄭氏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

孔氏曰此廣說義理爲文之事君子行禮必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則其禮乃行也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爲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若能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藪藾是萬物各得其理也天之四時各有所生若春薦韭卵夏薦麥魚是也地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蘗利爲酒醴絲竹利爲琴笙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寒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爲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

嚴陵方氏曰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籩籩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爲籩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

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於天故煙蕭以求陽以形魄歸於地故祼鬯以求陰此則禮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冠昏之禮以人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則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罾羅必在鳩化爲鷹之後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則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本乎天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者也故於天人皆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兼之也猶之禮運言山川而下不言者亦以社兼之爾若韭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則宜毛川澤則宜鱗丘陵則宜羽墳衍則宜臝所謂地理有宜也籧篨蒙璆戚施直鎛聾瞽司火瞽矇修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山陰陸氏曰天時有生也而有不生地理有宜也而有不宜人官有能也而有不能物曲有利也而有不利故下文云云

延平周氏曰合於天時而天時有生也設於地財而地理有宜也合於人心而人官有能也理萬物而物曲有利也禮至於曲利萬物而不遺非禮之妙孰能與於此然言順

於鬼神合於人之心而止曰人官有能則是特言人之爲成材而不及於鬼神者何也人者鬼神之所依言人則見鬼神矣君子之爲禮順於天地而已矣非天地之所宜而以爲禮者故君子謂之不知禮

處氏曰天時有生則陰陽寒煖之不齊地理有宜則高下燥濕之不一人官有能則當因任其能而不廢物曲有利則當曲成其利而不遺苟非禮之會通孰能與於此哉

長樂劉氏曰順四氣以致六饗故合於天時備百物以薦七廟故設於地財或燔或瘞各從其鄉故順於鬼神曲緣其情以致誠敬故合於人心然後天地位陰陽和萬物理故君子謂之不知禮者言禮以致其敬爲本不求物之難得也故順天時之所生宜地理之所養從風土之所能隨物曲之所利汙尊抱瓴由桴土鼓蕢桴土鼓蕢謁其誠上帝可

饗也

俞氏曰夫禮者散於萬事而能制事列於萬物而能辨物故是禮悠然於事物之間雍容委蛇中情順節而天下事物莫或忤焉是無他故也禮也者義理之會而間見雜出於事物之間者亦無非自然之禮也至於據其會以理紛錯之變則非禮之所能自爲矣昔者聖人未制禮之初是故未嘗一日亡也列而上者昭昭如也生於地者總總如也靈而人羣而物幽而鬼神亦固各有其職於兩間也而其時序之相傾情僞之相陵強弱之相并分聚隱伏之相形者逆見森列絲棼橫潰莫能聯比收合還其秩序理固無恙也而天地民物之故常雜揉殺亂莫得其經是理又奚在也聖人者深明人情靜見物則因其悠然在事物之理舉其端挈其緒而亂者以治亡者以存焉故作養斂菽

不拂乎日月之行則天時固合矣飲食事爲各取乎山陵川澤之有則地財固設矣氣覩外降順乎上下理義悅懌安乎人心順致和平之理昭布融液是故萬物所由得其理也故天生有時而不害其生地理有宜而不悖其宜人官各效其能物曲各致其利是禮之際上蟠下窮高測深洋洋乎其浩博者始堅凝聚見於天地民物間矣夫聖人因天地以爲禮不爲過禮以拂天地天生地養猶聚之有時用之有節蓋以天地之生有窮人情之流無藝裁制不嚴貽害必廣故牛羞鹿脯饌具有故法焉獸梅鶉鷃和味有宜用焉古聖人取物爲養而不過乎理故心志和平百體順正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蓋言禮也若天所不生地所不養求魚於山取鹿於澤豈所以爲理哉後之人若矢魚徵牢肭熊解麑想其一時動作視流聽荒志氣夸訓豈復顧先王之禮而噬腊遇毒末流生禍瀕於敗亡而不悔悟然後知先王制禮誠不可過禮器之言亦深切著明矣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鄭氏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廣狹謂貢賦之常差上下用年之豐凶也殺謂穀不孰匡猶恐也節言用之有節也

孔氏曰此論隨地之所有以制禮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寡定數以爲國之大法經法也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也又宜隨地廣狹爲法即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多寡隨年豐荒也廣

狹隨地而賦豐凶逐時而斂衆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山陰陸氏曰定國之數若州二百一十國是也

長樂陳氏曰經言其常倫言其理舉其定國之數則有常故言大經以地廣狹則有理故言大倫夫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先王之爲禮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則不傷於民則不害此其所以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

嚴陵方氏曰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正謂是也

延平周氏曰所謂舉其定國之數者言其爲天子者量入以爲禮也所謂以地廣狹者言其爲諸侯者量入以爲禮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者天子諸侯莫不然也

龍泉葉氏曰禮與財非相惡也而相害者何也禮以縟爲隆財以嗇爲裕禮之文難極財之實有盡而制禮之節與用財之數常不能相知是禮之所由備者固財之所爲闕也今夫孝於死喪而棺槨丘壠之事崇矣敬於祭祀而王帛犧牲之用嚴矣謹於朝聘而燕饗好貨之費繁矣峻於等威而宮室侍御之儀多矣夫儉則不及禮不及禮則朴固野陋而無所觀及禮則財不足以稱之此所以能爲財之害也故知禮之倫者不然曰禮無定經也以舉國之數爲經也無常倫也以地之廣狹爲倫也不自爲薄厚也以年之上下爲薄厚也制禮之節用財之數常相繼而不相

離不獨於其隆也盛禮以自尊而又於其殺也貶禮以自卑蓋稱財以爲禮而不以空文言禮也如此夫計其有而不虞其無喜其備而不憂其闕昔聖人之於禮也必不然矣而求富以備禮其說常出於後之儒者至於滅棄先王經常之政而襲用小人一切之法規取民財封奪民利而其禍蔓延於天下起於財不足而禮有未至也

金華應氏曰舉猶挈定國猶立國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九賦之所入此其一定之數所以爲天下之大計禮之大計既定則天下之大經亦定矣天秩五禮其經三百其常而不變者皆經也至於因地利天時以爲別則有不定者焉其大倫有序則由乎地之廣狹大國貢重列國貢輕秩然有倫所謂任土以作貢也其厚薄有等則因乎年之上下損則用二簋享則用大牲所謂因歲以制用也蓋經者以定國之成規其廣狹隨地之所出厚薄隨天之所生者皆無一定之拘所謂倫也年有上有下此在天之天也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此在我之天也上謹於制節而下不匡懼則所約者一己所裕者一國衆有所恃賴而不恐矣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鄭氏曰時爲大至稱次之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時言受命改制度也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也倫之言順也

體天地人之別體也義之言宜人道之宜也稱牲之大小而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足猶得也云百官喻衆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因上制禮得節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也揖讓干戈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爲大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既時且順又須各有體別雖有體別又須各當其宜稱猶足也行禮須各自稱足也堯舜授人湯武救民伐罪皆時使之然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人王攻作豐邑非是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行孝道於豐邑亦時使之然也神是天之別體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故鄭註云別體也喪祭應須費用賓客有賻賵之交是人道之宜故後云喪禮忠之至賓客用幣義之至是也臣助祭則各有俎祭竟播及胞翟雖復羔豚之小而百官皆悉得之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小而皆得大而不

餘是各稱牲體也案儀禮士祭用特牲大夫祭用少牢皆以成牲不用羔豚此得有羔豚者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臣助祭故鄭云百官喻衆也

江陵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講義曰禮也者理也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理之所在而已

長樂陳氏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爲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

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爲體地祇則以陰爲體人鬼則魂以陽爲體魄以陰爲體也喪之用則不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皆從其義而已矣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矣蓋順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爲禮一也

又曰禮有全體有節目禮有經常有權變曰時曰宜曰稱皆指權變而言也曰倫曰體皆指節目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爲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皆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敘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蓋別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神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山陰陸氏曰放者使不得暴民而已若武王之事然後爲伐變宜言義義人而已變順言倫倫亦人也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祭是猶讀雲漢而責鬲無遺民也

處氏曰天地之祭則郊丘是已宗廟之事則祖禰是已宗廟之事則有父子之道存焉天地之祭則有君臣之義存焉蓋以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君臣主敬故於天地言之所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倫見於天地之祭君臣之義也如此父子主恩故於宗廟言之所謂有事

於大廟則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則倫見於宗廟之事父子之道也如此

廬陵胡氏曰宜合宜稱各當分羔豚大牢此總指天子諸侯祭耳云羔豚者見雖小必足也

龍泉葉氏曰凡此五者時措其宜以順天下事物之禮而治之也所順在先而以天下事物從禮則禮行焉所順在後而以禮從天下事物則禮廢焉雖聖人復生苟無其位未易救也何也昔者天下之未嘗有此禮也草略倨肆而已矣聖人於天下之所未嘗有者而獨以身先之或授受或誅伐而皆能措斯人於安治所謂時也天未明地未察宗廟未嚴父子未親君臣未從待禮而定所謂倫也其於社稷山川鬼神也有所則象而報事焉專爲門靈廣爲蜡臘無不在矣所謂體也喪祭朋焉賓客交焉所謂義也寡不必不足多不必有餘諸侯大夫各守其分所謂稱也始天下之未嘗有此禮也豈非無時無義無倫無稱而莫之安也故禮舉而義始立禮行而物斯從廣大徧覆於天下而禮彌綸之蓋以天下從禮而非以禮從天下也不幸已行之禮失其次序事遠而莫追時異而難遵既聞雜於人欲之流放矣雖不時不義不倫不稱而亦莫之卹也自叔向子産晏子號爲知禮之大意曾不足以輔其君而反損益之以徇人欲孔子知之而不能救也逮於後世統緒不接又大異矣從其所謂便利者去其所謂迂闊者儒者方追述帝王時措之宜於時變世遷人欲放流之後思舉而措之以禮從天下而與望古人萬一之功嗚呼禮之卒難行也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

也

鄭氏曰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閣者謂之臺

孔氏曰此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爲寶圭兼五等王也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謂爲瑞也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于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臧文仲居蔡爲僭也卿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藏圭兩邊築閣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以不得各有所稱也鄭註貨貝寶龜也古者以貝爲貨若今用錢爲貨貝有五種案食貨志王莽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大貝壯貝幺貝小貝又不盈寸爲五品又以龜爲寶案損卦六五爻云十朋之龜鄭註引爾雅神龜以下十龜家語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此云家不寶龜者案白虎通天子之龜尺有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謂卜龜也士亦有龜士喪禮卜宅是也閣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

長樂陳氏曰以龜爲寶所以致謀於神以圭爲瑞所以合符於天子致謀於神所以考國疑合符於天子所以重國體非諸侯之所私有也家之寶龜藏圭則爲私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見譏於君子也

嚴陵方氏曰龜所以決國疑圭所以申國信諸侯有國者也故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大夫有家而已故不寶龜不藏圭變瑞言藏則以藏猶不可而況於瑞乎門之有臺所以

壯國體故家不臺門凡此則以國家之辨各有稱焉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蒻布緇翦有幅緇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孔氏曰禮王威儀以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天子德尊孝篤故立廟以多世爲稱諸侯大夫士德轉薄故廟少爲稱士一廟據下士爲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豆二十有六者尊者宜備味也諸公上公也諸侯侯伯子男也十六十二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上下大夫或八或六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鄭註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者以文連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皆是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之豆

數亦是大禮故云朔食及相食也案禮有正羞庶羞見公食大夫禮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爲庶羞也故鄭註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也鄭註食下大夫豆六則其餘著矣者言下大夫六豆設于堂上則天子公侯之豆亦設于堂上顯著可知也引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證此八豆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亦有上大夫八豆之文必引聘禮者以公食大夫是食禮聘禮上大夫是致饔餼禮欲見食與饔餼堂上豆數同引周禮者皆掌客文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此鄭以意量之也諸侯七介七牢者介副也牢大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案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舉中言之也其介數得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牢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其餘牢禮則否天子之席五重者尊者須厚多重乃稱諸侯三重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也凡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註云重席重蒲筵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一重與棺重別也天子五重八翣者葬宜堅固故多重宜多鄣蔽故八翣諸侯畢於王故鄣蔽少飾前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故從而少飾前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爲賓客之事古者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鄭引士喪禮下篇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

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廢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縛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囊將茅秦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亦縮二橫三每爲一重也此以多爲貴結上文

長樂陳氏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爲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爲貴則先之以廟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後人之序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至於多少大小高下文素之間其先後之序蓋可以理考　又禮書曰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之豆數陳數也

嚴陵方氏曰豆以實地產爲主故每用陰數介謂介儐之介此引諸侯牢介謂朝天子之禮也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也止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凡此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爲貴

山陰陸氏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者此與自公以下雖有加豆羞豆不數方隆天子以多爲貴故也亦其加豆羞豆有降殺春秋傳曰楚子入饗于鄭加籩豆六品是也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籩豆非饗蓋少諸公十六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十二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茆菹麋臡公食大夫宰夫自東房薦豆六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是也以差次

推之二十簋食之豆四既夕禮脾析鬣臨葵菹羸醢是也下士饋食之豆二冠禮喪禮特牲饋食葵菹羸醢士虞有栗脯而已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篾席敷重筍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凡筵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自其通者言之筵或謂之席席亦或謂之筵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繅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萑席蓋亦單設大射儀曰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則無異席可知鄭氏謂公食大夫孤爲賓則宮筵紛純加繅席爲畫純是不知司凡筵加繅席重設王諸侯三重席言之公食大夫加萑席主大夫再重言之萑席單設而已蓋如是而知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也凡罢天子戴璧諸侯戴圭蓋首戴五非大夫以下之事也五重三重再重蓋皆謂棺據喪大記君之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先儒謂席有兩則稱重與棺重別此讀天子之棺四重之誤也蓋天子之棺五其爲重實有四今曰五重侈言之雖曰五重可也

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視之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耶大堤雲橫抗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堤之損益也然水源暴至勢與堤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

以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繫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原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講義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分一定則禮有隆殺而不敢相踰越荀卿所謂禮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是也

許氏曰裁羣物制庶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究其哀多益寡別嫌明微使禮之或多或寡或小或大或高或下或文或質各當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而不相悖循其名列其器而義以脩焉禮以藏焉則非聖人莫能爲矣方天下未有此禮也分夷級陵等威蓋未嚴也聖人取其多且文者致隆於君上由君而下極其降殺莫得以比降焉天下之人亦見君上之禮其取數多矣用物宏矣往往不以爲過而以爲當然退顧其所當得者不自厭於寡約之中而退焉自適於分守之際彼其初未始有此也禮一制焉而君勢益尊民志益定是則聖人之教也故廟祧之設天子則七諸侯則降而五焉大夫三焉士則一焉非特以誠深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禰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寢天子則二十有六豆諸公則殺而十六焉諸侯則十二焉上大夫八而下大夫六焉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諸侯之七則多於大夫之五廂重異宜諸侯之三則多於大夫之再事莫大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月抗木與茵之數至於五重而翣以八焉至諸侯則五月而葬三重六翣而已夫葬月之或七或五也抗茵柳翣之數五之與三八之與六天子諸侯之儀亦或幾於相亂矣夫其

禮之相亂者其間不能以寸聖人乃惓惓致意焉蓋以爲毫釐之際所以明嫌表微者舍是無以自見也雖然七月而葬非特貴夫閱月之多也死生終始之際人道大變聖人嚴焉固不可不深長思而盡心於此也況至尊至貴之極莫與倫等而可忽於此乎七日而殯則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既殯而庸有悔焉君子以爲不仁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既葬而庸有悔焉君子以爲不仁於親也七月而葬於親也質之周制含襚幣玉小宰受之鄉遂紼引司徒治之大喪之殯也葬也必以大臣涖之者所以示天下之嚴且重者矧夫未殯之始復之用衣裳也鄭尸之用哈也寒尸之用槃冰也枕尸之用角枕楔尸之用角柶也斂尸之用圭璋琥璜璧琮也必七日而殯焉者蓋欲誠信乎此也及其葬也水兕之周於柂梓也蚔龍之加於椁幬也轜車象路也七月而葬焉者蓋欲其誠信乎此也春秋一書天子志崩不志葬獨於莊四年志葬桓焉或以爲不志葬者春秋之常也或以爲尸以求於諸侯也夫事莫大於葬天子聖人奚忍不志天子之葬同軌畢至尚何求者桓王崩於桓之十五年至是而葬蓋七年矣聖人之心蓋謂以春秋臣子不能盡其道於送往謹終之際絕父子君臣之義春秋蓋隱焉而不書閒有獲見於經者乃若是慢春秋書之而當時臣子之罪著矣

禮記集說卷第五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